

反转力MAX
推理小说

宇尘
著

重返现场

弗洛伊德的 恐惧

Freud's
Fear

在这座**迷宫**一样的城市里，
你寻找着出路，**野兽**寻找着你。

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，就是义人所遭遇的，
反照恶人所行的；又有恶人所遭遇的，
反照义人所行的。我说，这也是虚空。

POLICE DO NOT CROSS POLICE DO NOT CROSS POLICE DO NOT CROSS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弗洛伊德
的
恐惧

王德
著

弗洛伊德 的 恐惧

王德 著
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15年

ISBN 7-5397-5711-1
I. ①弗...
II. ①王...
III. ①弗洛伊德, S. (1856-1939) 心理学—研究—中国—著作
IV. ①B84-052.2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反转力MAX
推理小说

宇尘
著

重返现场

弗洛伊德的
恐惧

Freud's
Fear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重返现场. 弗洛伊德的恐惧 / 宇尘著. -- 南京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4
ISBN 978-7-5594-1714-5

I . ①重… II . ①宇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9421号

书 名	重返现场. 弗洛伊德的恐惧
著 者	宇 尘
策划编辑	李 艳
责任编辑	袁 媛 姚 丽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
开 本	700×990毫米 1/16
印 张	22
字 数	300千字
版 次	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1714-5
定 价	45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在这座迷宫一样的城市里，

你寻找着出路，

野兽寻找着你。

序 曲

2011年，11月2日，星期三。M县城火车站旁边一家小旅店。
年轻女人刚刚在卫生间里洗了澡，正对着梳妆镜画眼线。
她的同伴正坐在房间床上看晚间电视节目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人问：“你到底有多大年纪？”

女人瞅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脸，很满意。

她回答：“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难道你希望认识一个未成年的？”

“我喜欢成熟的。”房间里的人说。

“难道我还不够成熟……”她咯咯笑道。

“你做什么工作？歌厅小姐？”

“你的问题怎么那么多啊？”女人有点儿不高兴。

浴室门被拉开，那个人走进。

女人赶忙转身，背对着他，嗔道：“嗨，你也太心急了吧？总得让我先把衣服穿上啊。”

她透过镜子反射，看见那人手里露出一截棍状的东西。她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那人轻声说：“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……”

蒙蒙的微光透过窗帘，似乎到了黎明的某段时间。

她感觉自己醒了，却又好像仍然睡着，那种异样的感觉毫无征兆地侵入。她猛然打了一个寒战。

床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背身站立的人。房门紧闭，他犹如幽灵般无声无息。她想呼叫住在隔壁卧室的父母，可是她张开的嘴却发不出一丁点儿声音。她想从床上坐起，手脚却麻木僵硬。

那人只在袖口里露出肤色，两只手仿佛苍白色的枯枝，微曲在空气中。

她注意到那十根尖尖的指甲里沾着血渍。

那是别人的血，还是他自己的？

就在她全神贯注地观察那两只手时，盖在身上的毛毯下倏然伸出两只一模一样的枯手。十根尖尖的指甲死死抠住她的脸。她疼得浑身扭曲，却无力挣扎……

她听见站在床前的身影发出阴冷的笑声……

她浑身剧烈一抖。惊醒。

床前的幻象消失了。

毯子下面是她一起一伏的胸脯。

窗帘上附着了一层青色的光。

天亮了。

旅店。

二楼走廊尽头的客房门上挂着“请勿打扰”的塑料牌。

房间里却出现一幕可怕的情景。

女人的头埋在血泊中，一动不动。看不出血是从什么地方流出的。她的同伴用戴着胶皮手套的手指蘸着她的血在墙上一笔一划地写字……

他一边写一边用责备的口吻说：“如果你告诉我你未成年，说不定我会放过你……”

目 录

序 曲	001
第一章 异 梦	001
第二章 天使之面	012
第三章 面对嫌疑人	027
第四章 寻找脸皮的人	042
第五章 擒 凶	051
第六章 法庭交锋	072
第七章 无罪释放	085
第八章 梦的符号	098
第九章 胡新月的疑心	114
第十章 日记里的秘密	129
第十一章 解剖台上的未婚妻	143

第十二章	失踪的人脸	156
第十三章	惧 变	167
第十四章	照片中消失的人脸	184
第十五章	催眠术	199
第十六章	法医重出	213
第十七章	噩梦之谜	229
第十八章	怀疑谁，相信谁	244
第十九章	第一重谎言	257
第二十章	第二重谎言	271
第二十一章	第三重谎言	288
第二十二章	真 相	304
第二十三章	纸页上的线索	318
第二十四章	尘埃落定	331

异梦

第一章

12月22日，星期四，9：24。

刑侦科长郭淮赶到案发现场时，刑警队长李东生正对两名刑侦技术员指手画脚。看见郭淮，他点头示意：“我也不想把你找来，应该让你趁着这个假期好好陪小胡。实在没有办法，这已经是第三起恶性案件了。县局上上下下压力都挺大。能者多劳吧，谁让我们局里最能干。”

郭淮淡然一笑，表示不介意。胡新月也不能介意，她在县公安局做文案。去年跟郭淮同一批分配到M县公安局工作。她人长得漂亮，心性也高，整个公安局除了郭淮以外其他人都看不进眼里。这对金童玉女没有经历什么波折就走到了一起，现在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。两人原本商量好趁着这次年假去胡新月老家探望父母，准备来年结婚。

郭淮问：“什么情况？”

“跟头两起一样。”

郭淮一惊：“你是说，这是连环杀人？”

李东生侧过身，让郭淮进入房间。两名刑侦员正蹲在地上测量脚印。

整个房间不超过30平米。左侧一张双人床，一个床头柜，两把塑料椅。右侧靠墙是写字台，上面放了一台电视机。卫生间在右面墙的隔壁。死者没穿衣服，一丝不挂地趴在双人床与写字台之间，从后背看是女性。地上有两只散乱放着的拖鞋。郭淮顺着鞋尖大致所指的方向，看见卫生间半开半掩的门。

他目光收回，落在自己对面的墙壁上。

墙上用猩红的血写着——Finding Face

可以看出，凶手用了很多血液细心地涂抹每一个字母，所以每一个字母下面几乎都溢出了多余的血珠，形状好像在流泪。

李东生说：“知道为什么找你回来了吧，单单是这些外文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上两个案发现场好像也写着相同的字。是英文吗？”

郭淮“嗯”一声，蹲下身检查尸体。他并不是专业法医，在条件简陋的县公安局，法医的基本工作通常都由刑侦人员兼职了。

“那些英文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找脸。”郭淮说着和另外一个人把尸体翻了个身。

“什么？”李东生没听明白。

女尸仰面朝天地面对着四个男人。跟郭淮一起搬动尸体的技术员惊呼一声从地上跳起来。

尽管郭淮有心理准备，也着实被吓了一跳。

女人的整张脸都被剥掉了。满地鲜血就是从撕裂的脸上流出的。

李东生吞咽一口唾沫：“这是人干的吗？他精神病吗？”

短暂的惊慌之后，郭淮重新镇定。他看着女人血肉模糊的脸，目光再次落到墙壁上的血字。

Finding Face

尸检在县人民医院进行，由一名外科医生负责解剖和检查死者内部脏器。

医生告诉李东生和郭淮，死者的内脏完好，没有中毒和外力损坏的痕迹。体表除了脸部以外再没有其他明显的机械伤痕。

“那她的死因是……”李东生想到，莫不是凶手活生生撕脸皮，把被害人疼死了？

郭淮说：“死者是被掐死的。”

“掐死？”李东生低头看着陈尸台上的女尸。脖颈上几乎看不到掐压留下的瘀痕。他有点儿怀疑郭淮的判断。

郭淮看出了他的心思，说：“通常的扼死是机械性窒息死亡。因为被害人可有

能挣扎，凶手卡住被害人的脖子比较用力，在喉头之下或者两侧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手指印记。解剖时往往能看见舌骨、喉管和甲状腺骨等软骨组织骨折。”

医生按照郭准所说，用刀在女尸脖颈竖直划下一刀。里面的喉管和软骨完好，并没有郭准所说的损伤。

李东生瞅着郭准，不知他用意何在。

郭准不紧不慢地解释：“注意看死者的脖颈左右，有两处不太明显的新月形压痕，位置在颈动脉部位。因为凶手戴着手套，否则我们会看得比较明显。”

“这样也能掐死人？”李东生问。

“两只手同时压住左右颈动脉，阻止动脉血流向大脑。这样会造成脑部血液循环障碍，从而引起脑淤血、脑缺氧。压强差不多两斤左右的力量，维持十几秒钟，就能够使人丧失意识。还可能刺激迷走神经造成反射性心跳停止。死亡时间远远短于扼住呼吸道的杀人方式。”

“既然这种杀人方式很好用，那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这样掐死人的？”

郭准说：“因为难度太大。必须同时封闭左右两根动脉才有效。通常情况下，凶手选择卡住被害人的喉咙也是为了防止被害人呼救。”

李东生琢磨了一下，提出疑问：“你是说本案的被害人几乎没有挣扎，甚至连呼救都没有，老老实实地等着被凶手掐死？”

“这的确不可思议。”郭准说，“事实上，前两起案件的两名被害人也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扼死的，只是杀死他们时凶手用力比这一次大。我们很容易看见了掐痕而已。”

李东生想了想还真是这样。他紧跟着提出假设：“会不会凶手事前给被害人吃了安眠药一类的药物，让他们失去了反抗能力？”

负责解剖的张医生说：“我刚才进行毒理检验显示，被害人除了服用过避孕药，没有服用过其他药物。”

“避孕药？！”郭准盯着张医生，似乎寻求肯定。

“是避孕药，市面上常见的那种。”

郭准对李东生说：“综合几点来看，凶手应该跟被害人熟识。根据有两点：一，两个人在旅店开房，且被害人死前服用过避孕药；二，被害人死前几乎没有挣扎。这些特点除了说明凶手是男性，还说明他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

了肌肤相亲的程度。”

李东生说：“我询问过旅店店主。店主说，死者是在昨天夜里八点多钟与一名男子来旅店登记的，没有用身份证件。据店主描述，那名男子身材瘦弱，头发很长，戴着大号墨镜，似乎脸上还画着妆，而且始终都侧身站着，所以她也没有看清楚那人的长相。”

“化妆？”

“对。估计凶手那时候就有意在隐藏自己的容貌了。”

郭淮随即将前两名被害人联系在一起，进行了分析：“之前的两名被害人是一男一女。男的死在自己车里，现场没有打斗痕迹，尸体上也没有发现挣扎的痕迹。女的死在自己家中，门窗没有被翘压进入的痕迹，排除了陌生人入室作案的可能。女人尸体上同样没有挣扎的痕迹。加上现在这名被害人，一共三个人。男的是个体老板，上一个女的是歌厅小姐，而这一个……”

李东生看了看手术台上的女尸，现在他勉强习惯了那副没有脸皮的惨容。他对郭准的分析提出质疑：“这一个在上中专，刚满18岁。三名被害人的性别、身份、年纪都不相同，难道说凶手跟他们每个人都熟悉？那凶手的社交圈是不是有点儿太广了？”

李东生的话有道理，郭淮陷入思索。

李东生又说：“因为第二名被害人是歌厅小姐，我曾经怀疑凶手是在歌厅、迪吧这样的场所物色猎物。但是与那名小姐相识的人我们都排查过了，没有发现身份可疑的人。现在我们的外勤侦查员还在县里几家歌舞厅蹲点儿呢，没有任何消息。”

郭淮说：“或许，凶手是通过其他渠道来物色猎物的。”

“还能有什么渠道？这个县城屁大点儿地方，公共场所就那么几家。那个老板被发现时那玩意儿上套着避孕套。这个中专女学生吃了避孕药。那位歌厅小姐，我估计也是想干这方面的事情。换句话说，这三名被害人多少都跟性交易沾边。你说除了歌厅、迪吧这些地方，他们还能在什么地方跟凶手认识？”

郭淮忽然打断：“等等李队，你没有看出什么异常来吗？”

李东生一怔，想想自己说过的话，恍然。

“对呀。凶手怎么可能既跟男人又跟女人做那种事情？”他随即道，“会不会

是两名凶手？一男一女？男的对付女人，女的对付男人？”

郭淮摇头，道：“根据现场发现的足迹鉴定，凶手是同一个人。身高 170cm 左右，体重 130 斤，年纪不到 30 岁。很有可能是男性。”

“很有可能是男性？”李东生对这个结论不太满意。

“凶手脚上穿 41 码的男士耐克旅游鞋，鞋印模糊。但是现场没有发现精斑，所以不能排除女性穿男鞋、伪装脚印的可能。”

“一个身高 170cm，130 斤的女性……”李东生想想，“如果是个女人，也够魁梧的。”

郭淮说：“不管凶手是男是女，他的相貌可能比较中性。这样便于化妆假扮成异性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“这个吗……或许，凶手已经把作案意图显示出来了？”

“哦？在哪里？”

“墙上的字。每一个案发现场，他都采用相同的手段撕掉被害人的脸皮，用被害人流出的血写上相同的英文单词。在个体老板轿车里，血字写在挡风玻璃上。在歌厅小姐的家里，血字写在地板上。在旅店，血字写在墙壁上……”

“那几个英文字母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是什么意义来着？”

“Finding face——找脸。”

“早恋？！”

“不，找——脸。寻找的‘找’，脸皮的‘脸’。”

“寻找脸皮？！”李东生费解。

他发现郭淮的眼睛瞅着女尸，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两个人同时望向那颗没有脸的人头。

寻找脸皮是对被害人而言的吗？

这种残忍的手段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深意？

郭淮一连在局里和医院之间奔忙了两天，终于在周六抓着机会回家休息一晚。

胡新月并没有埋怨男友，同为警察，她比谁都清楚这份工作的辛苦。她只是问郭淮案子有没有眉目。

郭淮摇摇头，神情歉意地看着女友。

胡新月说：“没关系。我给爸妈打个电话，等农历过年时再去吧。”

女友的善解人意感染了郭淮，他拿起女友的手在脸上亲密地蹭蹭。

胡新月睁着水灵灵的眼睛凝望他。郭淮把她抱起来时，她半推半就地说：“你都累瘦了，今晚好好歇歇吧。”

郭淮把女友轻飘飘的身体举高，学着宠物狗一样把头埋在她的发丝里，亲密地拱来拱去，痒得胡新月咯咯直笑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，你这大坏蛋。”

自从两人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，便搬出职工宿舍，另外租了一个单间公寓。虽然每月要多交600元，条件也比不上宿舍，但毕竟有了完全属于两人自己的独立空间。免得在职工宿舍时，两个人每天晚上要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地聚在一起，连声音都要降到最低。天不亮，就得赶在别人起床之前偷偷摸摸分手。郭淮忍不住感叹，本来好好的处对象，咋整得跟偷情一样？胡新月每每到这时就会调皮地唤他西门大官人。

今天晚上，郭淮多少有些心不在焉。胡新月像往常一样极尽温柔，可是他眼前总是甩不掉个没有脸的女人。

那女人很年轻，周岁才18，照片上看很清秀。面对这样的女孩，怎样凶残的人才能狠心把她的脸皮整张撕下来？

而这个凶残的人现在就住在这座平静的小县城里。

云雨之后，他坐在床上吸烟。

胡新月伸出手爱怜地抚着他的背。“怎么不睡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”

“没什么。可能是这两天太忙了吧，脑子有些乱。”郭淮不打算对女友实话实说。

“我听说那个案子了。”

“唔……”

“听说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恶性案件。局领导好像商量着请求上级公安局派有经验的探员下来协助。”

“是吗……”郭淮知道，胡新月天天跟在领导身边，消息来源确凿无疑。

他忽然冷笑道：“线索就那么多。上级派来的就有办法破案？”

胡新月发现自己说错了话，连忙改口：“谁说不是，那些省市局的高级探员很多跟你还都是校友呢。”

女友的宽慰没有让他轻松多少，想到进入僵局的案情，他心头沉重，用力嘬一口烟。窗外夜色沉沉。

“你也不用着急。冷静下来想想，说不定就有解决办法呢？”

郭淮看着女友乐观天真的表情，在她屁股上轻轻拍了一巴掌。“你懂什么。那不是冷静不冷静的问题。”

“我能猜到你为什么发愁哦，大侦探。”

“你能猜到？”郭淮将信将疑。

“你是不是一直在寻找凶手猎取被害人的手段？”

郭淮着实一惊：“你对这件案子知道得很清楚吗？”

胡新月说：“局长准备呈给上级机关的案情分析报告就是我校对打印的。我知道的并不比你们少多少。”

郭淮点点头。他原以为女友会担惊受怕，看样子比他想象中平静得多。一根烟抽完，他用烟蒂又点着一根。

胡新月继续说：“其实我这几天也在想这个问题。李队长把歌厅迪吧都搜遍了，为什么一点儿线索都没有？”

“李队认为凶手隐藏得太深，我们的外勤太笨。”

“我倒不这样想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说不定凶手并非在迪厅或者酒吧歌厅这样的公众场所物色猎物。”

这一点倒是跟郭淮的想法不谋而合。他问：“那你认为凶手还能通过什么渠道物色猎物？”

胡新月来了兴致，从床上坐起来。她稍显犹豫地说：“我只是猜测啊，不做准的。”

“你说说看。”

“我想会不会通过网络。如果是在网上联系，凶手当然要隐蔽得多。”

“网络……”郭淮眼前一亮，“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个？凶手完全可以在交友网站结识被害人……”

胡新月到没有郭准这么兴奋：“要想在网络里找出一个人可不太容易。”

郭准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：“那倒也未必。三名被害人都是本地人。说明这个交友网站极有可能就是本地人建立的，交友圈子也就限于本地人。假如真是这样，网站规模一定不会很大。我倒是有一个想法——不妨打听一下本地最流行的交友网站，进去试试，说不定会有线索。”

胡新月想了想：“那好吧，我帮你。反正我现在还在假期里，有得是时间。”

从第二天开始，胡新月着手上网查找线索。她做事干练，没用两天时间就找到了三家本地人建立的交友网站。最大的一个网站居然有几百人在线。她给自己同时注册了一男一女两个身份。谁知道呢，也许凶手也是这样做的。

郭准当然也不能闲着。想到市局下派的警官随时有可能到来，压力倍增，他不甘心就这样轻易举手认输，诚如女友所言，这人说不定跟自己还是校友呢。

他化妆成便衣，在三名死者的被害现场附近转悠，尽管这些地方他来过不止一次，他仍然希望能在某一个瞬间，获得意想不到的发现。

他尤其着重查验了发现第三名被害人的旅馆房间。

地面上的血迹已经变成干腐的褐色。地中央用粉笔描画着被害人尸体趴卧的姿态。墙壁上的英文字清晰可见。

他再次走进卫生间，端详着梳妆镜中自己的脸。恍惚间化作一位青春靓丽的少女……

他把所有的物证线索排列在脑海中，整理思路，尝试对犯罪现场重建——

那天傍晚，时间大约在9点钟左右……

被害人邹丽萍正在卫生间里化妆。她刚刚洗完澡，衣服还没有来得及穿上，只有脚上穿着一双塑料拖鞋。卫生间的门被推开了。一个人悄然来到她身旁，以某种手法突然制服了她。他把她从卫生间里拖出，地面上留下拖移的痕迹，拖鞋掉下。他戴上事前准备好的胶皮手套。故意把电视音量调大，这样房间发生的响动不会被外面听见。女人还没有死，他把女人仰放在地。掐住她脖颈两侧的颈动脉。女人当时没有丝毫反抗——这一点令人生疑，也许她当时已经昏厥了。

直到确信女人已死，那人才松开手。掏出事前早已准备好的锋利的刀子，动手剥女人的脸皮。这个时间不知道持续了多久。他终于把女人的整张脸皮撕下来，